

汉语“S是(一)个NP”的语义结构与功能

王 亚新*

王亚新(2012a)(2012b)曾就现代汉语的判断句“S是(一)个NP”¹的句式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类句式不同于一般的属性陈述句,而是表示指称或个体属性。由于该分析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部分地继承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修改。为了便于全面论述,本文沿用了上述分析中的部分例句和论述,但对句式的整体分析和结论部分做了重要的修正。

1. “是”字句的句式类型

汉语的“是”字句有“S是NP”和“S是(一)个NP”这两种句式。

(1) a. 他是学生。

b. 他是(一)个学生。

大河内康憲(1985)认为“(一)个NP”具有“个体化(individuating)”功能。张伯江、李珍明(2002)认为“是NP”表示客观性评价,“是(一)个NP”表示主观性评价,后者的“(一)个”相当于主观性标记。安井二美子(2003)认为“S是NP”表示S是集集体NP的一个成员,而“S是(一)个NP”表示S等同于一个具有某种属性的NP,前者表示类别,后者凸显个体属性。橋本永貢子(2014)认为“是NP”表示类属,而“是一个NP”相当于一个「倒置同定文」,表示个体属性。

另外,大河内康憲(1985),李旭平、齐冲(2009)认为,汉语的普通名词相当于不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一般具有均质、无界等性质,使用数量词可以使其有界化。王亚新(2012a)认为,数量属于事物存在的外在特征,数量词是从数量范畴对事物进行的分类,主要是通过事物外在特征来感知的,因此数量词的使用会带来某种个体性或具象性,这一功能在表示非感知性属性时仍会得到延续或继承。

“个”作为一个功能泛化的量词,虽然在事物范畴化上具有很高的抽象度,但仍保留了表示事物的个体性、有界性和具象性等。一般地说,“(一)个NP”具有:计数、个体(有界)性、实体(具象)性、不定性等语义特征,表示陈述时也基本继承了上述特征。不过,“是”字句中的“(一)个NP”是否也保留了上述功能仍有争议,陈平(1987),张伯江(1997),王红旗(2004)认为“是”字句的“一

* 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客員研究員

¹ 本文涉及的“一个NP”包括计数和非计数用法,其中的“一”可以省略,因此记作“(一)个NP”

个 NP”属于无指成分，只能用于属性陈述。那么，这种陈述与“是 NP”的陈述之间究竟有哪些区别，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1.1.“是”字句的句式类型

Higgins (1979) 将英语的系词 (be) 句分为以下四类。

(2)	Type (类型)	Subject (主语)	Predicate (谓语)
a.	Predicational	Referential	Predicational
b.	Specificational	Superscriptional	Specificational
c.	Identificational	Referential	Identificational
d.	Identity	Referential	Referential

東郷雄二 (2005) 参考上述英语分类，将日语的名词判断句 (コピュラ文) 分为以下四类。

- (3) a. 陈述句 (記述文, predicational sentence)
 b. 指别句 (指定文, specificational sentence)
 c. 陈述式识别句 (記述的同定文, descriptively identifying sentence)
 d. 等同句 (同一性文, identity statements)

東郷认为，上述四类句式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但句式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同一个句式在不同语境下会转而表示其他句式的语义关系。

参考上述英语和日语的分类，并考虑到汉语的句式结构特征，我们将“是”字句分为以下两大类，五个小类。

- (4) 1) 属性陈述句 (也称陈述句)
 a. 类属: 张老三是农民。
 b. 性状: 张老三是 (一) 个高个子。
 2) 指称句
 c. 指别句: 《阿 Q 正传》的作者是鲁迅。
 d. 识别句: 那个高个子是我弟弟。
 e. 等同句: 周树人是鲁迅, 鲁迅就是周树人。

上述分类基本反映了“是”字句的句式语义关系，各句式分别有其典型的句式语义，但句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同一个句式会在不同语境下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因此需要根据实际的语境来判断。

1.2. 属性陈述句

属性陈述句的基本功能是由主语 NP 提示一个实体对象，由谓语部分对其属性进行陈述或判断。一般地说，这类句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 (5) a. 主语为有定 NP，指向实体，主语 NP 可以是个指，也可以是类指，宾语表示其属性。
 b. 主宾语的位置不能互换。

c. “是”一般轻读，重音在宾语部分。

属性陈述句表示的属性又分为“类属”和“性状”，前者是典型的“是”字句，主要表示类属（类别）、归属以及范畴属性等，后者相当于扩展句式，主要表示性质和状态。

(6) 类属（类别）

- a. 张老三是农民。 （成素与类属）
- b. 鲸鱼是哺乳动物。 （类指与类属）
- c. 这本书是我的。 （个体的领属关系）

(6a) 的主语“张老三”为个指，与宾语“农民”之间构成成素与类的关系，可以记作 $A \in B$ 。(6b) 的主语“鲸鱼”为类指（总称），宾语“哺乳动物”表示上位类属，也相当于 $A \in B$ 。(6c) 表示“这本书”的领属关系，属于一种广义的归属或分类。

表示类属的典型句式是由主语提示一个指称对象（实体），由宾语来表示其上位类属。这类句式在语义上有时可以用于类比，含有“A是B，而不是C”这种对比或排他性语义。

(7) 性状

- a. 这个孩子是黄头发。
- b. 小李是（个）高个子。
- c. 山上全是红叶。

性状与类属的区别在于，宾语 NP 不表示类属或上位概念，而是表示性质、状态以及材质、形状、大小等属性特征，语义上一般不构成 $A \in B$ 这种关系，一般也不伴有类比或排他性语义。

(8) 性质

- a. 他是个热心肠。
- b. 这双鞋是橡胶底儿。
- c. 中国的国土面积是 960 万平方公里。

(9) 状态

- a. 刚才还是晴天，现在下雨了。
- b. 他们以前是夫妻，后来离婚了。
- c. 满屋子都是烟。

(8) 表示性质，(9) 表示状态。前者属于一种恒常属性，一般不涉及时间范畴，后者相当于某一时段上的临时属性。不过，性质与状态的差别也是相对的。例如：

- (10) a. 小李是黄头发。
b. 小李小时候是黄头发。

(10a) 未考虑时间因素，相当于一种恒久性质。(10b) 是过去某时间段上的状态，暗示现在可能发生了变化，但这种语义差异只是相对的，需要根据实际语境来判定。

以往的研究认为属性陈述句都属于非事件句，我们认为表示恒常属性的属于非事件句，但表示状态的有可能是事件句。

- (11) a. 终于有一天, 鞭炮响了起来, 到处是喧天的锣鼓,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 终于取得了胜利。
- b. 小李脸上是一副²哭笑不得的表情。
- c. 现在是红灯, 先停一下。

上述例句表示状态, 基本属于事件句。

属性陈述句不论表示类属还是性状, 宾语都可能出现“(一)个 NP”形式。这里的“是(一)个 NP”与“是 NP”相同, 都表示属性陈述, 但句式之间仍会出现语义差异, 并不完全等价。例如“是 NP”用于类别判断时, 潜在地会涉及命题的真伪判断, 由于“A是B(类)”意味着A不属于B以外的其他类, 有时会伴有对比或排他性语气。因此表示类属的“A是B”也可以用于类属层级的指称判断。相反, 表示个体属性的“是(一)个 NP”一般不涉及命题的真伪, 也很少用于对比或排他性陈述。

- (12) a. 我是学生, 他是老师。
- b. 我是学生, 不是老师。
- c. *我是学生, 他是学生。
- d. ?我是(一)个学生, 不是(一)个老师。
- e. ??我是(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老师。

(12a)和(12b)具有对比或排他性, 一般使用“是 NP”, (12c)不成立是因为同类无法对比, 需要“也”等改变语义关系后才能成立。(12d)和(12e)的“(一)个 NP”表示个体属性时一般不用于排他或对比, 因此会显得不自然³。

“是”字句作为一种判断句可以表示知识性判断, 也可以表示感知性判断, 后者的指称对象一般指向个体。

- (13) a. 他是老师(, 不是学生)。
- b. (两人为师生关系)他是老师, 她是学生。
- (14) a. 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师。
- b. 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13a)属于知识性判断, 表示类属, (13b)属于指称判断, “老师”和“学生”为有定个指(相当于英语的 the NP), 表示彼此的关系。(14a)表示外在属性特征, 属于一种感知性判断, “(一)个”为必要成分, 而(14b)可以是感知性判断, 也可以是知识性判断, 使用“(一)个”可以使它获得类似感知性判断的功能, 凸显其个体具象性。

类属判断是“是”字句的典型句式, 其语义关系大多可以使用 $A \in B$ 来标记, 表示类别或归属。相反, 性状判断更接近于形容词句的语义关系, 主要表示主体的性状, 在语义上一般不具有 $A \in B$ 或 $A =$

² 本文的“一个 NP”用于计数用法时也包括“一副、一条”等其他量词形式。

³ 实际语言中也会看到“他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木偶”或“这是一个桃子, 那是一个苹果”等类似排他或对比的句子, 但这些句子并非个体属性陈述, 而是后面提到的识别性判断。

B 这种语义关系。

1.3. 指称句

指称句不表示类属或性状，而是表示主宾语之间的对应关系。指称句又分为指别句、识别句和等同句三种类型。

- (15) a. 《阿 Q 正传》的作者是鲁迅。 (指别句)
 b. 那个高个子是我弟弟。 (识别句)
 c. 周树人是鲁迅，鲁迅就是周树人。 (等同句)

(15a) 的“《阿 Q 正传》的作者”相当于一个语义函数，“鲁迅”表示其函数值。这类句式的典型语义是由主语提示一个语篇角色，相当于一个函数项，宾语从某一集合中选出一个特定值来填入该函数。主语“《阿 Q 正传》的作者”虽然表示指称，但并不指称实体，因此后续句中一般不能使用人称词（包括指物的“它”）来回指。

(15b) 的“那个高个子”相当于场景中的实际个体，宾语“我弟弟”表示识别，说明其身份。这类句子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被归入陈述句，但实际上，在针对“那个高个子是谁（=是个什么人）？”这一问句时，“我弟弟”是对“那个高个子”的识别或定位，有别于一般的属性陈述。

(15c) 表示“周树人”与“鲁迅”之间的同一性，其语用预设一般是谈话双方事先知道“周树人”和“鲁迅”，只是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同一关系。这类句式的功能就是表示二者之间的同一性或等同性。

上述三类句式的语义界限有时是模糊的。一般地说，(15a) 这类指别句主要说明是“哪一个”，而(15b) 这类识别句主要说明是“(个) 什么(人/东西)”，(15c) 这类等同句表示两个个体或概念之间的同一性。在已知与未知的关系上，指别句的宾语“哪一个”和识别句的宾语“什么(人/东西)”属于未知信息，而等同句的指称对象(主宾语)一般为已知，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未知。

由于指称句的主宾语之间呈现对应关系，因此主宾语位置有时可以互换。但从语义功能看这三类句式中只有等同句的主宾语互换相对自由一些，指别句可以有条件地互换，而识别句则完全不能互换。如果考虑到已知、未知等信息因素的话，那么这种互换基本上是不自由的。由于汉语的语序本身就是一种语法手段，因此语序的互换必然会带来语义或语用上的相应变化。

指称句大多用于个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也用于类属之间的对应关系。

- (16) a. 中国古代的书写工具是毛笔。 (指别)
 b. 首都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以及中央政府所在地。 (识别)
 c. 马铃薯是土豆，土豆就是马铃薯。 (等同)

上述主宾语都是类属名词，也都属于指称句。这类指称句与陈述句之间的语义界限有时是模糊的，但这也正是“是”字句的句式功能可以不断扩展，从而表示多种语义关系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 NP”和“是（一）个 NP”尽管有其各自典型的句式语义，但句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同样的句式结构在不同语境下也会转为其他的句式语义。

2. NP 的语义功能

Fauconnier (1985) 提出“心理空间 (mental space)”理论, 并根据这一理论将 NP 的指称功能区分为“角色 (role)”和“值 (value)”, 认为同一个 NP 根据不同语境会形成不同的功能解读。

“角色”源于名词自身的内涵属性, 其外延指向该属性的载体。一般语义条件下, 角色是内涵与外延的统一体, 在不同的时空范畴或心理空间条件下指向某一个体。“角色”和“值”指称的对象可以是统一的, 也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分离, 形成不同的指称义。

根据角色与值的不同指称义, 同一个句子会形成不同的语义解读。例如 Fauconnier 提到过下述句子的语义分析。

(17) In 1929, the president was a baby. (1929 年, 总统是一个婴儿)

Fauconnier 认为, 当 the president 为值指称, 表示谈话时的现任总统这一实体时, a baby 表示属性, 而当 the president 为角色指称, 表示 1929 年当时居于总统位置的人 (不知是谁) 时, a baby 指向个体, 表示指称。

依据上述角色与值的不同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几个句子。

(18) a. 老杨的女朋友是谁?

— b. (*她) 是穿连衣裙的那个女孩子。

— c. 是 (一) 个大学生。→ d. 是北大的一个学生。

— d. *是大学生。

(19) a. 穿连衣裙的那个女孩子是谁?

— b. (她) 是老杨的女朋友。

— c. 是 (一) 个大学生。→ d. 是北大的一个学生。

— e. *是大学生。

(20) a. 老杨的女朋友怎么样?

— b. (她) 是 (一) 个大学生。

— c. 是大学生。

(18a) 主语“老杨的女朋友”是谈话中提及的一个语篇角色, 不指称实体, 因此后续句不能用“她”来回指, 其宾语“谁”求证一个实体。(18b) 的“穿连衣裙的那个女孩子”提示了场景中的特定个体来进行指别, 属于典型的指别句。(18c) “一个大学生”使用了“一个 NP”形式, 在说话人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已知个体, 只是考虑到听话人的信息状况才使用了不定 NP。其指称对象不是场景中的实际个体, 而是具有特定范畴属性的某一个体, 听话人需要根据百科知识来获得其定位。“一个大学生”表示“具有大学生这一类属范畴属性的某一个体”, 它提供的信息虽然有限, 但勉强能满足对个体的指称需要, 因此可以成立, 如改为 (18d) “北大的一个学生”会缩小其类属或个体集合范围, 进一步提高其指称性。由于宾语需要提出一个与主语相对应的个体概念, 因此宾语的“(一) 个”为必要成分。相反, 表示类属的 (18e) “大学生”则很难成立。

(19a) 的“那个女孩子”指场景中的实际个体, 后续句可以使用“她”来回指。宾语“谁”表示

“什么人”以寻求其身份定位。作为答句，(19b)是典型的识别句。(19c)的“一个大学生”表示身份识别，尽管信息量有限，但能最低限度地满足识别条件。如果改为(19d)“北大的一个学生”能进一步提高其识别性。这里的“(一)个”也是必要成分，相反，(19e)表示类属，无法用于个体识别。

(20)的“老杨的女朋友”是取得谈话双方共识的已知个体，“怎么样”问其属性。作为答句，(20b)和(20c)都成立，区别仅在于前者是从个体属性，后者是从类属范畴来进行说明的。相比之下，(20b)更自然一些，因为用“(一)个大学生”可以更多地赋予个体特有的属性特征，从而有利于说明其“怎么样”。尽管这里的“是(一)个NP”和“是NP”会有语义上的差异，但都属于属性陈述。我们看到，表示属性的“(一)个大学生”根据社会背景有时会附带某种价值评价色彩，暗示“大学生”在属性上的优越性，而(18c)(19c)表示指称的“一个大学生”则缺少这种评价色彩。

上述(18c)(19c)虽然都使用了“(一)个NP”，但在功能上有所不同，(18c)回答“老杨的女朋友是哪个人？”，其指称对象不在现场，“(一)个NP”提供了一个知识域中的个体，而(19c)回答“穿连衣裙的那个女孩子是什么人？”，其指称对象在现场，“(一)个NP”提供了一个身份定位。不过，如果指称对象都不在现场时，二者之间的语义差异会变得模糊，有可能出现语义上的转换。

由于宾语使用“(一)个NP”时，与典型的指别句(18b)或典型的识别句(19b)还是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将(18c)称为“指别性”判断句，将(19c)称为“识别性”判断句。

下面，我们从几个角度再来观察一下“(一)个NP”的使用情况。

2.1. 表示存在的“一个NP”

一般地说，“是”字句中表示存在或领有关系的“(一)个NP”一般具有计数功能。

- (21) a. 面前是(一)条河。 → 前面有(一)条河。
 b. 墙上是(一)幅画儿。 → 墙上有(一)幅画儿。
 c. 他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 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般认为(21a)(21b)表示存在，(21c)表示领有，但领有也属于一种广义的存在，因此这里一并归入存在。

表示存在的“是”字句跟“有”字句一样，宾语“(一)个NP”指向个体，“(一)个”具有计数功能。两类句子的差异在于“有”字句不具有排他性，即不排除有其他个体存在的可能，而“是”字句具有排他性，排除或无视其他个体的存在。

表示存在的“是”字句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示特定场景中的存在，相当于感知性判断，另一种是知识域中的存在，需要根据百科常识来认定，相当于知识性判断。

- (22) a. 广场的中央是一座纪念碑。 → b. 广场的中央是纪念碑。
 c. 院子的中央是一棵枣树。 → ?院子的中央是枣树
 d. 这是个栽着枣树的普通四合院，自搭的小房使院子留有几条通往各家门口的夹道。 →
 *这是栽着枣树的普通四合院 (王朔文集)

(22a)表示存在或位置，可以是场景中的感知性判断，也可以是知识性判断。(22b)一般为知识性判

断,“纪念碑”作为谈话双方已知的特定个体,可以省略“(一)个”。相反,(22c)是实际语境中的感知性判断,“枣树”为感知对象,需要“(一)个”。(22d)也是针对场景的感知性判断,需要“(一)个”,否则不成立。

表示感知性判断的“是”字句也会根据语境而形成不同的解读,当事先不知道是否有存在物时表示发现,当事先知道有存在物时表示识别。

- (23) a. 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是衬衫。
 b. 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是(一)件衬衫。
 (24) a. 抽屉里面是(一)件雪白的衬衫。
 b. ?? 抽屉里面是雪白的衬衫。

(23a)“衬衫”是类指,一般解读为复数,但也不排除可能是个体。(23b)“(一)件衬衫”表示个体,“(一)件”表示计数。二者之间的差异虽然很小,但表示个体时显然多使用后者。(24a)的“雪白”表示事物的外在特征,属于典型的感知性判断,“(一)件”表示计数,不能省略。

下述句中的“(一)个”都是必要成分,不能省略。

- (25) a. 我坐在乔乔的另一边而汪若海坐到了乔乔那一边,这样我对面就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高洋旁边也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 (王朔文集)
 b. 有时他在街上行走的不同少女脸上会依稀发现她的特征和神情,这往往使他暗暗一怔,但再细端详,那神情似又不翼而飞,面对他的只是个陌生少女。(* 陌生少女) (王朔文集)
 c. 那天夜里我接了个电话,电话里是个女人,她对我说一个叫凌瑜的女人不行了,住在医院,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想见我一面。(* 女人) (王朔文集)

(25a)的“我对面”表示位置,谓语句“(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表示指称。同样,“(不是卓越而是)是一个陌生人”也表示指称。这里的“一个陌生人”虽然使用了不定NP,但功能上与专有名词“高洋”相同,仍表示指称。(25b)“(一)个陌生少女”和(25c)“(一)个女人”也如此。

上述句中的“(一)个NP”究竟表示指别还是识别,有赖于语境。如果说说话人将指称对象认定为实体则表示识别,如果认定为角色则表示指别。(25a)依据语境可以表示“哪一个”,也可以表示“什么人”,因此会有两种可能,而(25b)(25c)是说明“什么人”,主要表示识别。不过,不论这些句子表示指别还是识别,都指向特定个体,因此都属于指称句。句中的“(一)个”都不能省略。

下述句中主语“~的”相当于场景中的特定个体,宾语“(一)个NP”说明其是什么,属于识别性判断。句中的“(一)个”也为必要成分,不能省略。

- (26) a. 他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铜环,已经推门而入了。而且他应该听到一声老态龙钟的响声,那是门被推开时所发出来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潮湿的天井。(余华:四月三日事件)
 b. 一辆美式吉普自东向西疾驶而来。路边骑上班的行人看到开车的是个硝烟满身的美军上将无不大惊失色。(王朔文集)
 c. 月光下,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张雪白的脸,表情肌僵直,眼无瞳孔,长发在夜空中飘

舞，犹如一具毫无生气的橡皮模拟人。（王朔文集）

上述表示存在或位置的“是”字句大多属于感知性判断，这类句中的“(一)个NP”指向特定个体，“(一)个”不能省略。除了上述“(一)个NP”外，这类句子也会使用专有名词或有定NP。

- (27) a. 门外是老张。
 b. 我左边是老赵，右边是老李。
 c. 马林生推开病房门，首先看到的是哭红了眼的前妻和岳母，然后才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马锐。（王朔文集）

上述有定NP在功能上与“(一)个NP”基本一致，可以看出表示存在或位置关系时，宾语的基本功能是表示指称，而非一般的属性陈述。

2.2. 表示识别的“一个NP”

除了上述表示存在的句子以外，下述句中的宾语一般表示识别或定位。

- (28) a. (场景中) 那是什么山？
 — b. (那) 是富士山。
 — c. ?? (那) 是日本最高的山。
 (29) a. (场景中) 这个人是谁？
 — b. (他) 是李明。
 — c. (他) 是我的一个朋友。
 — d. (他) 是一个汉语老师。
 — e. ? (他) 是汉语老师。
 — f. ?? (他) 是老师。

(28a)的“那”为现场直指，宾语“什么山”要求识别。作为答句，(28b)使用了名称定位，属于典型的识别句。(28c)作为答句则不自然，因为“日本最高的山”虽然表示属性，甚至是唯一的，但仍不能满足对那座山进行识别或定位的要求。

(29a)问眼前“这个人”的身份，(29b)的“李明”表示名称性定位或识别。(29c)的“我的一个朋友”表示特定集合中的不定个体，也能满足身份识别。(29d)的“一个汉语老师”是从职业属性来定位的，也可以成立，但(29e)(29f)是从类属范畴来说明的，无法满足个体的识别定位，显然不自然。

(28)(29)的主语都属于现场直指。宾语为专有名词等有定NP时，一般解读为指称，但当宾语为“(一)个NP”时，以往的研究一般都解释为属性陈述。我们认为，不论宾语是有定还是无定，如果句式的整体功能相同，就应当解释为同一类句式。因此，我们将有定NP做宾语的解读为识别判断句，由不定NP做宾语的解读为识别性判断句。后者的宾语指向个体，“(一)个”为必要成分。

由于识别性判断句的宾语一般使用无定NP或摹状词（即朱德熙1978提到的“分析形式”），因此在形态上类似属性陈述句。但从功能看，这类句子是表示限定性说明，而不是追加性说明。另外，从语

用角度看，这类句子大多是在知道有其物，但不知道其物为何这一语义条件下进行的质询或说明，宾语“（一）个 NP”表示其是个什么，而不是其类别或性状。同时，主语与宾语之间需要形成个体之间的对应性，相当于 $A=B$ ，因此在句式功能上更接近指称句，而不是陈述句。

识别句和陈述句的另一个区别是，陈述句主语的指称对象，通常是在谈话双方共有知识域中已经获得定位且具备相应属性的个体，陈述的目的是为该个体提供更多的属性特征，而识别句主语的指称对象一般是场景或语篇中首次出现的、对谈话的双方或某一方来说是尚未获得定位、身份不明的个体，因此陈述的目的是为了对该个体进行识别或定位。这种特定的语用目的必然会形成特定的句式结构和语义功能。

3. 指别句与识别句的区别

3.1. 指别与识别

指别和识别的区别在于，指别句的主语不是实体，而是一个语篇角色，相当于一个语义函数，宾语相当于特定的个体值。相反，识别句的典型主语是一个场景实体，宾语表示其身份或角色。两类句式的主语都是已知成分，但在指向角色还是实体上有区别，因此会带来语义上的差异。

(30) a. 第一个跳下水的是谁 (=哪个人)? → b. 谁(哪个人)是第一个跳下水的?

— c. 第一个跳下水的是小王。→ d. *他是小王。

— e. 小王是第一个跳下水的。

(31) a. 那个人是谁 (=什么人 / *哪个人)? → b. *谁是那个人?

— c. ?他是第一个跳下水的。→ d. 他是第一个跳下水的那个人。

— f. 他是一个大学生。

— g. ??他是大学生。

(30a) 为指别句，宾语“谁”问“哪个人”。这类句式的主宾语有时可以互置，说成 (30b)。(30a) 的主语“第一个跳下水的”不指称实体，因此不能用人称词回指，如 (30d)。答句 (30c) 的宾语“小王”表示指别。这类句子也可以主宾语互置，说成 (30e)，但换到主语位置的“小王”仍为未知，宾语为已知，否则会形成不同的语义解读。

(31) 为识别句，主语指向实体，可以用人称词回指。宾语“谁”问“什么人”，而不是“哪个人”。识别句的主宾语不能互置，如 (31b)。一旦互换就不再是识别句，而是变成指别句或等同句。(31c) 不自然，因为“第一个跳下水的”作为临时事件的参与者，其语义无法满足对“那个人”的定位要求。(31d) 可以成立，但“第一个跳下水去的那个人”应为谈话双方已知的特定个体，实际上变成了等同句。(31f) 是识别句，“一个大学生”赋予其识别属性，可以成立。(31g) “大学生”表示类属，无法满足个体识别，很难成立。

用于识别定位的属性一般为相对恒定的性质属性，这种属性可以通过百科常识在知识域中获得相应的坐标，且其属性应当能够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明确的区别性。

宾语表示的语义在概念范畴的哪个层级可以用于识别定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会因对象而有所

不同。如人、动植物、抽象事物等会分属不同的层级，在“人”的范畴上，一般要具体到个体才能识别，而对于动植物来说，也许定位到类属就可以，但针对个人专有的动植物时，有时也需要定位到个体。

- (32) a. 这是什么？
 一b. 这是苹果。
 一c. 这是一个苹果。
 一d. ?这是一个好吃的苹果。
- (33) a. 这是什么苹果。
 一b. 这是香蕉苹果。
 一c. ?这是一个香蕉苹果。
 一d. *这是一个好吃的苹果。

针对眼前的实物质疑时，(32a)意味着问话人不认识苹果，因此(32b)可以从类属范畴来定位。(32c)的“一个NP”表示个体识别，也能成立，但“(一)个”为冗余。(32d)是从性状属性来说明的，一般不成立。因为对于不认识苹果的人来说，“好吃”不属于识别属性。(33a)的“什么苹果”是在知道苹果的前提下质疑其品种，(33b)最自然，(33c)“(一)个”为冗余，(33d)没有回答品种，不成立。

我们再看一下以下几个实例。

- (34) a. 我不由伸手到王一生书包里去掏摸，捏到一个小布包儿，拽出来一看，是个旧蓝斜纹布的小口袋，上面绣了一只蝙蝠……。(阿城：棋王)
 b. 刚才拦着他的那个大鼻子洋人，还塞给他一张印着外国人头像的票子。到皮货收购站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一张拾元票面的美金。(从维熙：牵骆驼的人)
 c. 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34a)“一个小布包儿”是呈现于眼前的实体，“旧蓝斜纹布的小口袋”表示识别，说明它是什么。(34b)的“一张拾元票面的美金”是对“一张印着外国人头像的票子”的识别。(34c)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是对“女自由犯”的识别。上述划线部分相当于一种“验明正身”式的识别定位，要具体到个体，因此需要“(一)个”。

我们看到，在上述句式中，角色和值之间是一种相对性关系，当指称对象解读为角色（函数），宾语提出一个值（实体）来说明“哪一个”时，表示指别；当指称对象解读为值（实体），宾语说明其角色定位时，表示识别。指称对象的语义解读，一般要依据主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同时也要依据说话人的语用意图以及语境条件等。

当指别句和识别句都指向个体时，二者之间的语义差异有时很难区分，而且其语义在不同语境下也会发生转换。从句式的语义功能看，指别句表示一种选择性判断，其典型功能是从某集合中选择其中的一个成员，而识别句表示一种识别性判断，其典型功能是针对某一实体来说明它“是(个)什么”。

3.2.“谁是张老三？”与“张老三是谁？”

吕叔湘(1985)提出“谁是张老三？”和“张老三是谁？”的解释问题，认为“谁是张老三？”有两种解释，可以问“张老三是哪个人？”，也可以问“张老三是怎么样个人？”，而“张老三是谁？”只有“张老三是怎么样个人？”这一种解释。

我们认为，这两个句式的解读与语义和语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这两个句子都可以分别有两种解读。

(35) 谁是张老三？

→ a. 哪个人是张老三？ (指别)

→ b. 张老三是怎么样个人？ (识别)

(36) 张老三是谁？

→ a. 张老三是怎么样个人？ (识别)

→ b. 张老三是哪个人？ (指别)

(35a)的“张老三”相当于一个语篇角色(即这个叫“张老三”的人)，问句是求证一个能与该角色对应的个体。如果预设“张老三”在现场时，是想从现场某个集合中找到该个体，如果预设“张老三”不在现场时，是想从知识(包括记忆)域中找到一个已知个体。这种语义一般解读为指别。

(35b)一般预设“张老三”不在现场，问句要求对方提供一个知识域坐标来识别“张老三”这个角色。它与预设“张老三”不在现场的(35a)有所区别，(35a)的“谁(哪个人)”是要求对方提供一个在双方共有知识域中有坐标的个体，而(35b)是要求对方提供一个可以在知识域中进行定位的新坐标。换句话说，(35a)预设“张老三”可能是自己认识的某个人，而(35b)预设“张老三”是自己不认识的人。表示指别的(35a)在特定语境下可以转换为等同句，但表示识别的(35b)则不具这种可能性。这两种不同的语义解读主要取决于语用条件，很难从句式上辨认⁴。从句式功能看，这类句子的典型功能是表示指别的(35a)，而表示识别的(35b)是一种扩展句式。因此，主语“谁”在一般语境下表示指别，解读为“哪个人”。

同样，(36)的“张老三是谁？”也可以有两种解读，当“张老三”为现场个体时，(36a)是问眼前的这个“张老三”是个什么人，要求对方提供一个知识域坐标来进行识别。当“张老三”不在现场时，“张老三”相当于一个语篇角色，其语义接近于(35b)。当这个句子解读为(36b)“谁(哪个人)”时，相当于(35a)的倒装句，“张老三”为一个语篇角色，要求对方提供一个现场集合或共有知识域中的某一已知个体。由于“张老三”是专有名词，位于主语时通常会解读为实体，因此“谁”往往解读为“什么人”，这也许是吕叔湘认为只有一种解读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这类句式在特定语境下也可以用于指别，就像在口语中会出现“张老三是哪个人？”等说法一样，实际也能用于指别。不过，这类句式的典型功能应该是表示识别，表示指别属于一种扩展功能。因此，位于宾语的“谁”一般解读为“怎么样个人”或“(个)什么人”。

⁴ 这种语义差异有时也会在句式上体现出来，如表示指别时，口语中有时可以加上“(谁是张老三)来着？”来表示“张老三”可能是自己认识的某个人。

- (37) 谁 (=哪个人) 是张老三?
 — a. 那个农民 (就) 是张老三。 (指别 → 等同)
 — b. 他 (就) 是张老三。 (指别 → 等同)

- (38) 张老三是谁 (=怎么个人)?
 — a. 张老三 (*就) 是她男朋友。 (识别)
 — b. 张老三 (*就) 是一个农民。 (识别)
 — c. *张老三 (*就) 是农民。 (归属)

- (39) 张老三是谁 (=哪个人)?
 — a. 张老三 (就) 是那个农民。 (指别 → 等同)
 — b. 张老三 (就) 是她男朋友。 (指别 → 等同)
 — c. 张老三 (*就) 是一个农民。 (?指别 → 识别)

(37) 表示指别。这类句子根据语境有时会转而表示等同，相当于说“张老三就是你知道的那个农民”，等同句一般可以加“就”。

(38) 表示识别。这类句子一般反映 $A=B$ 这种个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 (38c) 表示 $A \in B$ 时很难成立。这类句子的主语“张老三”为现场个体时一般不能转为等同句，但为语篇个体时有可能转为等同句，不过会伴有意外语气，意味着语义实际出现了变化。

(39) 相当于 (37) 的倒装句，两类句子有时可以互换。不过，用于现场指别时只能使用 (37)，说明这种互换并非无条件的。这类句子表示指别，同“谁是张老三？”表示识别一样，属于句式的某种功能扩展。(39c) 是否表示指别有赖于语境，如果说话人预设问话人不认识“张老三”而使用“一个NP”来说明时，会表示识别。

上述句中的“一个NP”虽然采用了不定NP形式，但其功能有别于一般的属性陈述，应当归入指称句。吕叔湘(1985)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语义上的差异，将“张老三是谁？”解释为“张老三是怎么个人？”，而不是“什么人”或“干什么的”，这显然与“怎么个人”是要对个体进行说明这一语义有关。

4. 以往研究中涉及的问题

4.1. 主观性与客观性

以往的研究中有过不少关于“S是NP”和“S是一个NP”的讨论。

张伯江，李珍明(2002)认为“(一)个NP”的使用属于语用现象，伴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使用“(一)个NP”时，叙述者的视角和感情大致等同于故事中的人物，即等同于第一人称的叙述，因此主要用于主观性描述或评价。相反，“是NP”对主观和客观没有明显的偏爱，属于中性陈述。在实际运用中，“(一)个NP”与心理/认知动词(如：觉得、认为、怀疑、相信等)、假设/推测动词、表示主观评价性的修饰语等共现的情况多一些。下述(40)(41)(42)例句引自张伯江等(2002)。

- (40) a. 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煤黑子”。

- b.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 觉得他绝不是一个匪类。
- c. 在他的眼里, 她是个最美的女子, 美在骨头里, 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 把皮肉都烂掉, 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

张伯江等认为上述例句使用了表示心理或认知的动词, 反映了说话人的主观性判断, 所以使用了“(一)个”。

我们认为, (40a) 表示祥子希望人们从外表上把他识别为“一个煤黑子”, (40b) 表示“老者细细看了一番”这种视觉上的感知判断, (40c) 表示“她”在“他的眼里(视觉或疑似视觉上)”的外在属性特征。上述内容都属于感知性判断。对这类判断对象进行描述时一般会赋予其具象性, 并具体到个体, 因此需要“(一)个”。

- (41) a. 假若虎妞是个男子, 当然早已成了家, 有了小孩, 即使自己是个老嫖夫, 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的了。
- b. 把夜里的事交给梦, 白天的事交给手脚, 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
- c. 假若祥子想再娶, 她是个理想的人。

张伯江等认为上述例子用于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性假设或推测, 所以使用了“(一)个”。

我们认为, 表示假设或推测既可以使用“(一)个NP”, 也可以使用“是NP”。上述句子之所以使用“(一)个”仍然是因为要表示识别或定位, (41a)和(41b)表示一种虚拟的角色定位, (41c)表示识别性角色定位。上述句子用于知识性判断时可以去掉“(一)个”, 但语义上会有变化, 从个体识别转为类别或归属等。

我们看到, 汉语里的“我是一个兵(现实)”或“假如我是一个太阳(虚拟)”都属于识别或定位性判断, 这里的“一个”都是必要成分, 不会依据是否为假设或推测而任意取舍。

- (42) a. 你不记得我, 我可记得你; 你脸上那块疤是个好记号。
- b. 想到这里, 他抬起头来, 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 没有可怕的, 没有可虑的, 只要自己好好的干, 就必定成功。
- c. 家里的不是个老婆, 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张伯江等认为上述句中的“(一)个”主要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性评价。

我们认为, 上述划线部分同样表示识别或定位, (42a)的“(一)个好记号”不是说明“那块疤”怎么样, 而是指出其角色(记号)上的识别功能。(42b)的“好汉子”表示定位, 其中的“(一)个”一般也不会省略。同样, (42c)的“(不是)个老婆”, 如果去掉“个”改为“老婆”时为有定NP, 相当于“他的老婆”, 而加上“个”则表示“老婆”类属中的一个成员, 可以从“老婆”这一类属范畴来进行定位, 从而引出作为“老婆”应有的典型属性。

张伯江等(2002)提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一种随意性高、且很难辨认的语义标准。相反, 识别或定位相对更容易操作一些。识别或定位的语用预设是针对某个身份不明的个体, 说明该个体是“(个)什么(人/东西)”, 以使听话人在知识域中建立一个相应的个体坐标。这种语义由于在逻辑上需要保持个体之间的对应性, 因此一般使用“(一)个NP”。这里的“(一)个”即使不再计数, 但在这类语义

关系中仍是必要成分。

唐翠菊（2005）认为当宾语代表旧信息时，“（一）个”的隐现是不自由的，一般采用“是NP”格式，当宾语代表新信息时，“（一）个”的隐现则比较自由。

我们认为，上述特征与识别句在信息传导上具有一致性。当针对某一个体进行识别或定位时，宾语所传递的往往是对方不知道的新信息。相反，如果是对方知道的旧信息，就不再是识别句，而可能是等同句或其他句式了。

4.2. 个体属性

安井二美子（2003）认为“S是NP”表示对比，而“S是（一）个NP”表示个体属性，即“S是一个具有NP属性的个体”。为了实现这两种不同语义一般需要有相应的语境支持，即在要求对比的语境下一般会使用前者，在要求个体属性的语境下或伴有表示个体属性的定语时一般会使用后者。

我们认为，“（一）个NP”之所以表示“个体属性”，与前面提到的“是一个NP”用于表示存在，外部特征，感知性判断，以及表示指别和识别等功能有关，也与“是NP”和“是（一）个NP”的自身句式功能有关。

“是NP”和“是（一）个NP”是在功能上相互对立的一对句式，它们在下述方面具有不同的语义倾向。

(43)	“是NP”	“是（一）个NP”
	a. 类指性	个指性
	b. 类属属性	个体属性
	c. 知识性	感知性
	d. 抽象性	具象性
	e. 有定性	无定性

由于上述差异，“是NP”倾向于类属方面的说明，而“是（一）个NP”倾向于个体方面的说明。

- (44) a. 小李的妈妈是（一）个好母亲。
 b. 小李的妈妈是（一）个胖胖的女人。

(44a)的“好母亲”可以去掉“（一）个”表示类属或类比（即“好母亲”而非“坏母亲”），加上“一个”后，不再表示类属，而是表示其个体的特有属性。(44b)的“胖胖的女人”不表示上位类属，“胖胖的”说明个体特征，具有很高的感知性和具象性，因此需要“（一）个”。

“（一）个NP”虽然是通过NP的类属范畴来赋予个体属性的，但我们根据百科常识知道同一类属中的个体成员之间是会有差异的。因此，从一般陈述规律看，对属性描述得越细致，越会使该属性成为特有的属性而归属于个体，从而提高“（一）个”的使用概率。例如下述句中的“（一）个”的使用率与属性陈述的详实度基本趋于一致。

- (45) a. 张老三是（一）个农民。 → 是NP
 b. 张老三是（一）个勤劳的农民。 → 是NP

- c. 张老三是(一)个天不亮就下地的农民。 → ?是 NP
 d. 张老三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 → ??是 NP
 e. 张老三是(一)个天不亮就下地, 身材高大的农民。 → *是 NP

(45a) (45b) 等表示类属或类属属性时, 可以不用“(一)个”, 但表示(45e)这种归属于个体的非范畴属性时要用“(一)个”。同样, (45c) (45d) 表示感知性判断时也需要“一个”。

下述划线部分表示的属性特征主要归属于个体, 一般也需要“(一)个”。

- (46) a. 一会儿, “哑巴”的老婆来了。这是个内蒙古的大脚女人, 一张焦黄的扁脸; 在这都穿绿军装的时候, 独有她还穿着老式的大襟衣裳。(张贤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b. 洪德章已经习惯于伴随骆驼的四蹄, 踏出固定的节拍, 不紧不慢, 怡然自得走路。这是一头塞外老驼, 肉囊囊的脖颈上驼毛茸拉着, 背上一高一矮的两座峰, 像寸草不生的秃山, 袒露着和岩石近似的褐青色粗皮。(从维熙: 牵骆驼的人)
 c. 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 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 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 心地很自然地 and 黄土一样单纯。(张贤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上述划线部分的“大脚, 老驼, 心地善良, 爱说爱笑”等都具有个体性, 感知性, 具象性等个体属性特征, 即使“(一)个”不再具有计数功能, 仍会得到保留。这类句子的语义与前面提到的识别性判断句趋向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识别性判断句。

4.3. 典型个体属性

大河内康彦(1985)提出过下述例句的分析问题, 他认为与(47a)相比, (47b)和(47c)更倾向于采用“(一)个 NP”的形式。

- (47) a. 他做什么? — 他是学生。
 b. 他是一个学生, 还很穷。
 c. 他是一个学生, 你不能叫去干活。

我们认为, (47a)“他是学生”回答“做什么?”时表示类属, 但(47b) (47c)表示识别。这里的“(一)个学生”表示“他”是“学生”类属中的一个个体, 具有该类属的典型属性, 并从这一角度来论证其与“很穷”或“不该干活”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种语义解读与“(一)个 NP”中 NP 的范畴语义有关。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 “(一)个 NP”在一般语境下会依照理想认知模式(ICM)将 NP 解读为该类属中的一个典型成员。即: 说“他是一个学生”时, 在一般语境下会将“他”作为“学生”的一个典型成员来解读, 从而带来“他”具有“学生”这一范畴的典型属性等语义效应。以下例句也如此。

- (48) a. 康伟业的抱怨无处着落, 只能自己消化。谁让他是男人呢?好在康伟业经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 他以此勉励自己: 好男儿死都不怕, 还怕一点破家务事?(池莉: 来来往往)

- b. 时间不长，康伟业很快又找了一个女人，名叫时雨蓬。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女孩子，因为时雨蓬才二十岁。(池莉：来来往往)

(48a) 的“(谁让)他是男人呢”表示类别，后续的“(自己)是一个男人”则引出“死都不怕，还怕一点破家务事”等男人应有的范畴属性。同样，(48b)的“一个女孩子”是对“时雨蓬”进一步的定位，以区别于一般的女人。

唐翠菊(2005)提到的旧信息使用“(一)个”的某些例子也属于类似情况。

- (49) a. 什么上辈子，谁有上辈子？亏你还是个大夫，一点儿也不唯物。(例句引自唐翠菊2005)
- b. 老吴啊，你真是个书呆子。(例句引自唐翠菊2005)
- c. 查水表的是个瘸子，每月来查一次水表，……他说他年轻时曾给某位死去大领导喂过马。小林初次听他讲，还有些兴趣，……但后来听得多了，心里就不耐烦，你年轻时喂过马，现在不照样是个查水表的？大领导已经死了，还说他干什么？(刘震云：一地鸡毛)

(49a)的“(一)个大夫”是为了说明“大夫”应该具有“唯物”属性。(49b)表示“你”是个典型(地道道)的“书呆子”。(49c)的“是个查水表的”也不是表示职业，而是表示“查水表”在职业上的低微属性。上述句子去掉了“(一)个”仍然成立，但语义会出现变化。

除了上述用法以外，在下述比喻说法中为了引出对比物的典型属性，也会使用“(一)个”。

- (50) a. 当我再次直起腰，把另一捆杂草抛到田边，我突然觉得我高大了，似乎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b. 康伟业与时雨蓬商量说：“以后我不能陪你逛商店了，原因我也坦率告诉你，因为我的太太是一个大醋罐子，我怕她找你的麻烦。(池莉：来来往往)
- c. “我不同意你这把我当天才的观点。其实我就是个鸡蛋，要没你们这帮人的热乎劲儿，我的小鸡也孵不出来。”“可您得先有鸡蛋呵。您要是块石头，我们就是把您捂烫了，也最多浇上盆水洗‘桑拿’。”马青反驳他。(王朔文集)

上述比喻用法中的“(一)个NP”都表示角色定位，“(一)个”为必要成分。

此外，下述“作为~”是要引出类属范畴的典型属性，因此也需要“(一)个”。

- (51) a. 马林生有些失望，但作为一个书店营业员他又不能拒绝出售任何东西，只能趁势建议：“这还有几本这个人写的其他书，您不想看看么？”(王朔文集)
- b. 他掏出自己的干净手绢捂住儿子头上的伤口，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受了无辜伤害的儿子所能给予的全部。(王朔文集)
- c. 他从不和她争论，尽管他对她已不存在作为一个丈夫必须受点气的义务和职业道德。(王朔文集)

(51a)的“一个书店营业员”表示他作为一个书店营业员，在其职业属性上“不能拒绝出售任何东西”。(51b)的“一个父亲”表示任何一个“父亲”都应有的典型属性，去掉“一个”则变为“他的父

亲”这一有定角色。同样，(51c)的“一个”也表示所有“丈夫”应有的属性，它与“必须受点气的义务和职业道德”之间具有某种属性上的逻辑联系，去掉“一个”则表示“她的丈夫”，后者与“必须受点气的义务和职业道德”之间会失去逻辑上的必然性。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是 NP”和“是（一）个 NP”具有不同的句式结构和句式语义，不仅仅是主客观或新旧信息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是 NP”主要具有下述语义功能。

- (52) a. 类属：张老三是农民。
 b. 性状：小李是黄头发。
 c. 指别：《阿 Q 正传》的作者是鲁迅。
 d. 识别：那个高个子是我弟弟。
 e. 等同：周树人（就）是鲁迅。

“是（一）个 NP”主要具有下述语义功能。

- (53) a. 存在或领有：对面是一座山。
 b. 指别性判断：高洋旁边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
 c. 识别性判断：电话里是一个女人。
 d. 个体属性：小李的母亲是（一）个胖胖的女人。
 e. 原型个体属性：你真是（一）个书呆子。

我们看到，(52a)表示类别的“是 NP”与(52c)的指别和(52d)的识别在语义上具有类同性，而(53d)的个体属性与(53c)的识别在语义上也有类同性，因此，陈述和指称是一个相对的句式分类。同样，“是”字句的宾语表示指称还是陈述也是相对的，根据不同语境会形成不同的解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是 NP”和“是（一）个 NP”具有各自典型的句式语义功能，后者的“（一）个”从句式原型上来说并非一个可以任意取舍的成分。

从数量词角度看，“（一）个”反映了事物外在的存在方式，因此，从外在特征来说明事物时，一般会使用“（一）个”。从内在属性说明事物时，其属性陈述的细致度越高越会归属于特定个体，从而也会提高“（一）个”的使用率。“（一）个 NP”是通过属性特征来提出某一个体的，因此 NP 的外延指称与内涵属性陈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很难严格切分。不过，名词的功能首先是指称，其次才是陈述，因此“（一）个 NP”的功能首先也应当是指称，表示属性是指称功能的扩展或延伸。

我们认为，“是（一）个 NP”从表示指称到表示属性是一个语义功能上的连续统，在表示实体指称时，会伴有其内在属性，而表示属性时也会指向其外延个体。其功能的分化与否取决于说话人对指称对象的认知状况，同时与句式结构和语境条件等也有很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朱德熙 1978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第1，2期，商务印书馆

- 大河内康憲 1985 「量詞の個体化機能」, 『中国語学』232号, 日本中国語学会
-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 MIT Press (日译本『メンタル・スペース—自然言語理解の認知インターフェース』1987, 白水社)
- 张伯江 1997 〈汉语名词怎样表现无指成分〉,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张伯江·李珍明 2002 〈“是NP”和“是（一）个NP”〉,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杉村博文 2002a 〈论现代汉语“把”字句“把”的宾语带量词“个”〉,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杉村博文 2002b 〈论现代汉语特指疑问判断句〉, 《中国语文》第1期
- 杉村博文 2006 〈量词“个”的文化属性激活功能和语义的动态理解〉,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西山佑司 2003 『日本語名詞句の意味論と語用論—指示的名詞句と非指示的名詞句』ひつじ書房
- 安井二美子 2003 「“是（一）个N”の認知言語学的アプローチ」, 『中国語学』250号, p151-169
- 橋本永貢子 2003 〈“个”在动宾组合中的功能及语法化〉, 『現代中国語研究』第5期, 朋友書店
- 橋本永貢子 2014 『中国語量詞の機能と意味—文法化の観点から』白帝社
- 王红旗 2004 〈功能语法指称分类之我见〉, 《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唐翠菊 2005 〈“是”字句宾语中“（一）个”的隐现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東郷雄二 2005 「名詞句の指示とコピュラ文の意味機能—指示と照応に関する語用論的研究」(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
- 李旭平·齐冲 2009 〈量词修饰名词时的双重语义要求—拓扑性和原子性〉, 『現代中国語研究』第11期, 朋友書店
- 王灿龙 2010 〈“谁是NP”与“NP是谁”的句式语义〉,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王亜新 2012a 「中国語の『是構文』における“是（一）个NP”について」, 『日中対照言語論集』(白帝社)第14号
- 王亜新 2012b 〈汉语判断句“S是（一）个NP”的语义功能及句式特征〉, 『現代中国語研究』朝日出版社, 第14期

(yaxin@toyo.jp)

【Abstract】

中国語「S是（一）个NP」の意味構造と機能

王 亜新*

本論文は、現代中国語の名詞判断文「是構文」の構文形態を整理し、その構文機能に基づいて新たに分類を行った上、「S是（一）个NP」という構文の意味構造と機能について分析を試みた。中国語において、「S是（一）个NP」と「S是NP」は異なった構文形態であり、「S是一个NP」の目的語「（一）个NP」は具体的な文脈において計数、個体指定、個体識別、個体属性および典型的な中心メンバー属性などを表す機能を果たしている。その数量詞「一个」はそれぞれの意味関係においては必須の成分として働き、省略できない場合が多い。

キーワード：「是」構文、是（一）个NP、属性陳述、指定判断、識別判断

本文对现代汉语“是”字句的句式做了整理，并根据其句式功能重新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就“S是（一）个NP”的语义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S是（一）个NP”与“S是NP”属于不同的句式。在“S是（一）个NP”这一句式中，宾语“（一）个NP”根据不同的语义条件，分别表示计数、个体指别、个体识别、个体属性以及典型个体属性等，其数量词“（一）个”根据语境有时是一个必要成分，不能任意省略。

关键词：“是”字句，是（一）个NP，属性陈述，指称判断，识别判断

*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at Toyo University